

翻身文藝叢書

716.4
352

兩個收生婆



河南省文聯籌委會出版

兩個收生婆（墜子）

馬 烽原著
劉毅光改編

唱的是離還不遠唐家村，
村裏頭住着兩個出名人。
一個是路南住的高大娘，
一個是路北住的劉大孀。
這兩個老婆對門來居住，
成年裏忙忙碌碌度光陰。
若要問她倆成年忙個啥？
您聽我一個一個對您云：
高大娘丈夫名字叫來順，
本是個忠厚勤勞莊稼人。
在世時當了一輩苦長工，
地主是村西頭的老唐欣。
高大娘嫁給來順兩年後，
生一個白胖小子喜煞人。
那時候唐欣的媳婦也生產，

老唐欣就對來順把話云，
他言說叫你媳婦來幫奶，
一天裏只來喂奶兩三回。
一個月幫奶錢給一斗米，
高大娘從此出入唐家門。
起先是兩個小孩都不大，
到後來兩個小孩吃的勤。
高大娘奶水不夠兩孩吃，
想不幫又怕得罪老唐欣。
無奈何用米湯喂親生子，
留奶水去養地主小孫孫。
舊社會窮人路窄苦難多，
高大娘孩兒受餓病纏身。
高大娘沒錢給兒來治病，
不幾天小命死去娘傷心。

停兩年高大娘二次又生產，

一落地嬰孩得病緊抽筋。

請醫生掏不起醫藥費，

無奈何請個神婆來下神，

那神婆弄了半碗香灰水，

咕咚咕灌進嬰孩小嘴唇。

香灰水灌的小孩伸了腿，

那神婆反說沖了旋風神。

高大娘第三個孩還不錯，

三歲上蠶頭般水痘出滿身。

高大娘小孩出痘又死去，

氣的她找個瞎子問原因。

這瞎子吃里吃蘆算一卦，

他言說帶孝的沖了孩的魂。

高大娘第四次又懷了孕，

只因爲上地拾麥累壞人。

她沒有回到家中就小產，

害的她幾幾乎喪了身。

第五次生了一男和一女，

惹的那全村議論亂紛紛：

這個說雙生不易照養大，

因爲是童男童女下凡塵。

那個說兩個全留都難活，

除非是弄死一人留一人。

高大娘聽了別人迷信話，

心一狠提起女孩丟尿盆。

尿盆裏溺死自己親生女，

留下了男孩成她一條根。

高大娘又怕沖着神和鬼，

起了個兇兇的名字助助威。

想了想起個名叫「沖不動」，

也恰巧沖不動就成了人。

只可惜四歲時候出天花，

落下了一臉麻坑亂紛紛。

高大娘生育之事經多了，

就常常幫人收生在本村。

漸漸的成了專門收生婆，不斷的有人半夜請出門。高大娘每次提起生育事，不由的唉聲嘆氣痛傷心。她曾說過去窮人受痛苦，但只是婦女更要苦十分！因為她知道生育多痛苦，所以才對於收生很熱心。只要是有前人來把她請，也不論刮風下雨天黃昏。她總是慷慨答應立時走，帶着那全套用具就出門。所以說遠近提起高大娘，都說她是一個好心人。

我唱到這裏，有的老鄉要問：你明明說的是「兩個收生婆」的故事，為什麼你光唱這個高大娘，把那個劉大孀扔到一邊啦？我說老鄉們，一支筆不能同時寫兩個字，一張嘴不能同

時唱兩段書，現在把高大娘的小出身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馬上就介紹劉大孀，好聽的書，就在後頭呀！

尊一聲衆位老鄉別慌忙，我再把劉大孀身世說端詳：劉大孀和高大娘對門住，她二人又對脾氣又同行。劉大孀閒來沒事好串門，她最好談今道古論短長。說起來別的事兒都不怕，她最怕談起生孩子一樁。她常說娘們生孩子是常事，可就是臨盆時候怕的慌。這時候好比盆邊以上來跑馬，錯一點大人小孩命全傷！劉大孀說到這裏拍拍肚，這就是我生孩子的好下場。原來她早年得個水臌病，

她的肚成年大的像水缸。原來她二十七八才開懷，也恰巧就是那年鬧災荒。劉大嬸身子虛弱又生瘡，老規矩產後又坐三天床。害的她流血過多難支持，昏迷了幾次幾乎把命傷。雖然是喝了幾碗小孩尿，到後來仍然睡了半年床。劉大嬸從此得個水臌病，成年裏肚子大的像水缸。生小孩害的大嬸得了病，劉大嬸給女孩起名叫害娘。小害娘胎中受了些胎毒，小時候害了一頭小毒瘡。到後來雖然毒瘡算好了，却弄的害娘頭髮快禿光。劉大嬸後來也學會收小孩，

就常常幫人收生走四鄉。唐家村有這兩個收生婆，一年裏她比別人份外忙。說起來她倆心腸不算壞，可就是舊法收生太窩囊。收十個祇少要死五六個，活着的很少沒有病和瘡。按下這收生老婆咱不表，再說說解放後的好時光。唐家村解放以後光景好，農民們鬥倒地主見太陽。高大娘分了好地整六畝，和劉大嬸分的田地正挨幫。劉大嬸分的土地比較少，也分了好地五畝三分強。翻身後她倆收生勁頭大，常見她起明搭黑走外鄉。她倆家分的田地兒女種，

冲不動和那害娘下地忙。
 倆青年經常同路去勞動，
 冲不動經常把那害娘幫，
 在地裏比着幹活說又笑，
 勞動中倆個暗暗自思量：
 害娘想俺媽雖然嬌養我，
 但只怪自己頭上長過癩。
 幾年來高門不成低不就，
 使的我二十二歲還守着娘。
 冲不動爲人忠厚勞動好，
 在地裏經常給我來幫忙。
 雖然是他的臉上有些麻，
 但勝過面善心惡薄情郎。
 找男人一定要找這樣人，
 縱然是粗茶淡飯也安詳。
 這害娘心中熱愛冲不動，
 冲不動心中也正戀害娘。
 冲不動一邊幹活一邊想，

他把那整個害娘想停當，
 他想着害娘年輕能吃苦，
 她爲人聰明伶俐好心腸。
 雖然是害娘頭上有些禿，
 但只要能過日子有何妨？
 況且是自己一臉黑麻坑，
 比起來還沒害娘她漂亮。
 舊社會窮人娶妻難上難，
 就攔我二十六歲還空房。
 只要是害娘願意嫁給我，
 我情願供養她娘爲親娘。
 這兩個青年男女越相愛，
 幹活時越加互相來幫忙。
 在地裏搶着幹活比着幹，
 回村中又怕別人說短長。
 故意的見面誰也不理誰，
 好像是素不相識一般樣。
 到底是故意做作瞞不住，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村子裏慢慢有人看破了，就到處把這趣事來宣揚。驚動了農會主席唐老大，唐老大一心撮合兩頭忙。這一天他先說通劉大孀，緊接着路南又找高大娘。倆老婆看着兒女已同意，又看看親家母又是同行。這真是門當戶對正合適，就同意兒女結婚事一樁。自從那害娘嫁給沖不動，喜壞了當婆婆的高大娘。成天裏希望早些抱孫孫，劉大孀也盼早把女婿當。倆老婆成天希望添娃娃，怎知道一添娃娃鬧一場。話說自從沖不動和害娘結婚以後，高大娘

就成天希望早抱孫孫，劉大孀也希望早當媳。盼來盼去，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害娘就嘔吐起來了！

高大娘娶了媳婦喜盈盈，成天裏希望早把孫孫生。這一天一家三口吃午飯，正吃時害娘突然嘔不停。從此後害娘夢吃酸東西，漸漸的喜歡睡覺懶活動。高大娘看着這事心如鏡，劉大孀更把閨女問一聲。問清了到底啥時懷的孕，又慌忙找高大娘暗咕嚕。倆老婆扳着指頭算天數，算出來正好夏天就要生。說話間日子飛快往前過，過到了端午佳節鬧鬧開。倆親家合到一塊人四口，

在一起吃酒過節喜盈盈。
 高大娘吃着喝着心高興，
 面對着劉大嬸子說連聲：
 她言道：「世事變動真是大，
 共產黨真是窮人大救星！
 在以前全村都種地主地，
 十家裏就有九家過不成。
 解放後現在家家有地種，
 窮人們有吃有穿好光景。」
 高大娘說到這裏停一下，
 看一眼孩兒媳婦笑出聲。
 劉大嬸她也接着開言道：
 「叫一聲俺親家母你是聽。
 這世道的確越變越好過，
 您家裏眼看要添小頑童。
 但只是奶奶不能平白當，
 應快把尿布尿壺弄現成。
 要不然娃娃來了沒啥用，

到那時別人笑話你臉紅。」
 高大娘一聽這話哈哈笑，
 「親家母莫把這事放心中，
 常言道買起馬就備起鞍，
 沒準備好就不敢把孫孫生。
 你老婆也要早把禮物買，
 沒禮物姥姥不能平白應。」
 劉大嬸聽着這話心高興，
 止不住哈哈大笑連聲：
 「你老婆說話實在不客氣，
 這麼早就替孫孫要禮紅。
 告你說不用你操這閒心，
 我早把小衣小帽準備成。
 單等着小兒外孫就拿來，
 到那時不叫姥姥可不行。」
 倆老婆互相打趣不要緊，
 只羞的桌旁害娘臉發紅。
 那害娘正在旁邊坐不住，

忽聽見有人拍門不住聲。
沖不動前去開開門兩扇，
進來了婦女幹部人一名。
倆老婆看着來人愣怔住，
有害娘上前親熱叫連聲。

進來一位女幹部，這是區婦聯的李素同志，害娘走上前去，拉着李素的手，給全家介紹以後，就問：「李同志！你今天咋開啦？」高大娘也忙說：「李同志！來坐這桌旁，有啥事咱吃着談吧！」李素說：「謝謝大娘，我已經吃過飯了，我今天來沒有別事，是因為咱縣裏舉辦了接產訓練班，叫高大娘和劉大嬌到縣裏去學習科學的接生方法哩。」李同志說了這話，只見高大娘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劉大嬌哈哈大笑，倆個老婆就說起來了！

李同志前來動員高大娘，
惹的那兩個老婆鬧嚷嚷：
這個說老人傳的接生法，

咱大家隨便更改不應當。
那個道接生方法也得學，
這真是稀罕事兒一大樁。
這個說別的大話不敢講，
論接生全鄉數着俺倆強。
那個道俺接的比你見的多，
還用着雙雙進城上學堂？
倆老婆一替一句搶着講，
弄的那李素同志難答腔。
等一會倆個老婆住了口，
李同志這才慢慢說清亮。
她言說：「舊法接生不科學，
害的那婦女嬰孩遭了殃。
生娃娃活的沒有死的多，
活着的不是害病就長瘡。
產婦們本來就容易得病，
舊法接生疾病更易得身上，
有的是產後得個乾血癆，

有的是肚寒腿痛苦難當。
有的是產後得了產後風，
有的是產後成年睡病床。
你兩位假若不信我的話，
就把您自己痛苦想一想。
高大娘五胎生了六個孩，
到現在獨子陪你過時光。
劉大嬸產後得個水臌病，
幾十年受的痛苦實難當。
咱政府爲免舊法把人害，
所以才舉辦學習事一樁。
用新法接生好處多又多，
能保佑大人小孩都健康。
科學的收生方法最安全，
能保佑大人沒病孩沒瘡。
希望您趕快參加訓練班，
早學會新接生法轉回鄉。
到那時爲咱四鄉造幸福，

受到那大家擁護多榮光。
李素把新舊方法來對比，
說的那兩個老婆難開腔。
她二人也知舊法不大好，
但不信新法會比舊法強。
倆老婆拿定主意不願去，
就故意托故推辭來抵擋。
高大娘想了半天又開口，
她言說俺的家中實在忙。
我走後媳婦生產誰照管，
請別人不如自己更順當。
劉大嬸也說自己不能去，
她言說女兒臨盆得幫忙。
再一說頭胎娃娃難生養，
我走後一定難免掛心腸，
心不淨進城也難學習好，
還不如等到下期再商量。
高大娘和劉大嬸 不願參加 接產訓練班學

習，李同志不便相強，就辭別出來，到農會主席唐老大的家裏，把唐老大的兒媳婦動員走了。過了端午節，天氣一天比一天更加熱了起來，害娘的產期也越過越近了，劉大嬸爲怕閨女生產時自己照顧不到，便在生產期前幾天，索性搬到路南高大家中居住。就在一天吃早飯的時候，害娘突然肚痛心跳，連聲叫喊，倆老婆就知道該臨盆了，便叫沖不動去燒米湯，兩個老把式就動起手來了！

唱的是五黃六月大熱天，
那害娘肚子痛的上下翻。
倆老婆一看就知產期到，
便分頭收拾用具不拾閒。
又約來鄰家張三嫂，
沖不動院裏燒湯幹的歡。
高大家先端柴灰兩三鉢，
又把那大小門窗遮蔽嚴。
劉大嬸幫着害娘脫下褲，

讓害娘坐在灰上別動彈。
高大家然後把用具取出來，
一共有幾個碗片一把剪。
劉大嬸她也摸摸自己腰，
原來是一個秤鉤腰上懸。
二人把屋內收拾停當後，
張三嫂坐在害娘身後邊。
那害娘滿頭出汗連聲哼，
倆老婆等着接生站面前。
屋子裏緊張空氣咱不講，
回頭來再把屋外談一番。
鄰居們聽說害娘要生產，
都前來打聽生的女或男。
在院中聽了好久沒動靜，
忍不住三三兩兩亂交談：
大家夥都誇害娘有福氣，
守兩個接生老婆在身邊。
婆母娘心疼媳婦說不盡，

親生母疼愛閨女敍不完。
 倆老婆盡心盡意來收生，
 暗地把李素同志笑一番。
 俺兩個不到縣上去學習，
 你看俺收生一樣能平安。
 倆老婆各自暗地正思想，
 那害娘忽然肚痛叫連天。
 倆老婆急急忙忙亂一陣，
 高大娘對着劉大嬸開了言：
 她言說我看這是娃膝蓋，
 若要是膝蓋生產可困難。
 劉大嬸連說不是娃膝蓋，
 你想想膝蓋那能這麼圓，
 依我看必是娃的腦瓜蓋，
 腦瓜蓋只要下來就平安。
 高大娘急的沒有好辦法，
 又對着張三嫂囑咐一番：
 「三嫂你要使勁攢緊腰，

待我去求求菩薩保佑咱。」
 高大娘抽斗裏拿出一捆香，
 燒好香對着觀音把禮參：
 「好菩薩南海救苦又救難，
 你千萬保佑媳婦得平安。
 只要能媳婦平安生了娃，
 俺一定燒香上供把願還。」
 高大娘磕頭碰地通通響，
 眼看看一捆香也快着完。
 那嬰孩還是沒有生下來，
 只累的害娘渾身痛又酸。
 只見那害娘滿頭出虛汗，
 歪着頭靠着張三嫂的肩。
 兩隻眼一半睜來一半閉，
 幾幾乎好像死了一樣般。
 張三嫂兩手摸的早麻木，
 倆老婆滿身出汗溼衣衫。
 四隻手粘滿柴灰粘滿血，

看過去真是叫人覺得慘。劉大嬸看看閨女那個臉，不由的一陣心思上心間；常言說閨女是娘連心肉，俺害娘如今難產命危險。她若要萬一有個好或歹，可好比陷了地來塌了天。劉大嬸想着想着主意定，從腰中取出秤鈎尖又尖。親家母！如今咱也難顧了，只求能保全大人得平安！劉大嬸說着說着就動手，用秤鈎要鈎娃娃頭頂尖。這一下吓壞旁邊高大娘，只見她抓住秤鈎亂叫喊：親家母！這一手千萬不敢使，要不然高家後代一命完。舊社會窮人生孩作難大，

有了娃顧了吃來難顧穿。咱如今有吃有穿有地種，只缺少懷中抱的小孫男。自從俺媳婦到家我就想，想的我兩隻老眼快望穿。現如今眼看就要見孫孫，你想用秤鈎鈎死可不沾！劉大嬸奪着秤鈎還想鈎，她言說：若死了閨女誰承祖？倆老婆你爭我奪吵又嚷，四隻手爭奪稱鈎鬥的歡。爭奪着越來越急動起手，倆老婆又打又罵鬧翻天。張三嫂一見她倆打起架，忙把那院中之人叫連番：您大家快進屋來拉拉架，看她倆滾在地下打的慘，沖不動急忙上前把門推，

兩扇門上的緊來關的嚴。冲不動急的連把腳來蹀，恨不得變個蒼蠅往裏鑽。全家人鬧的天昏地又暗，從門外來了兩人跑的歡。前邊是區婦聯的李同志，張月娥跟在李素身後邊。要知道她倆怎麼回來了？您大家穩坐兩旁聽我言。原來是接產訓練班結了業，張月娥這才離城把家還。又因為婦嬰衛生很重要，李同志她也同來幫宣傳。剛進村聽說害娘要生產，她倆就緊跑慢跑到這邊。這時候張三嫂也抽出身，用被子墊在害娘身後邊。張三嫂這裏開開門兩扇，

李同志恰巧趕到屋門前。只見那兩個老婆仍在打，兩個人滾在地下打成團。衆婦女進去拉開倆老婆，圍住了她們兩個勸連番。只見那高大娘滿臉是血道，劉大嬸順口流血容貌慘。李同志她倆不顧來拉架，忙過去把那害娘問一番。那害娘想回話來沒力氣，只把那兩個眼睛翻幾翻。李同志知道產婦累壞了，便輕輕把害娘放倒床上邊。本來是屋內悶熱像蒸籠，打開了屋門窗戶好新鮮。回頭來囑咐弄些好棉花，還要弄幾塊新布供使喚。花和布都要上籠來蒸過，

消過毒用着才能保平安。冲不動院裏去蒸花和布，李同志她倆又把指甲剪，剪罷了指甲又用開水洗。把兩手洗的淨來擦的乾。張月娥她又打開小包包，從包裏取出用具一大攤。其中有剪子擗子好幾把，另外有許多器具認不全。一個個都是起明又發亮，又一齊放在鍋內煮一番。各種的大小用具都消毒，保險叫大人小孩都平安。她又把害娘下身血灰洗，把下身洗的淨來揩的乾，一檢查原來胎位不端正，露出的本是娃娃的肩。張月娥喂過害娘喝開水，

便用手在她肚上輕動彈。等一會害娘精神恢復了，那胎位已經擺的正又端。剛剛叫害娘躺下來生產，倆老婆站在一旁又開言：「李同志！叫她躺着可不對，多少輩都是坐着來生產。」那李素沒有功夫來解釋，只說聲請您二位心放寬。「舊方法實在落後把人害，害的您兩位親家鬧翻天。俺兩個按照新法來收生，若要出了問題俺承担！」兩老婆實在沒有好辦法，就只好站在旁邊不開言。這時候外邊婦女都在等，要看看新法收生沾不沾。等一會不聽裏邊有動靜，

只聽見李素低聲把話言。
又等等裏邊還是沒動靜，
只聽見害娘輕輕把氣喘，
再等等裏邊仍是沒動靜，
只聽見剪子輕輕亂動彈。
大家夥等的提心又吊胆，
屋裏邊突然小孩哭聲往外傳。
張三嫂急急忙忙跑出來，
兩個手比比劃劃把話言：
三嫂說：「新法接生真正好，
比起那舊法收生強上天！
新方法處處乾淨又利索，
使得那大人小孩都安全。
小娃娃剛剛生下沒有氣，
先抱在溫水盆裏洗一遍。
然後就倒着提起娃娃腿，
照着那娃娃背上拍幾番。
幾巴掌拍的娃娃哭出來，

這等事稀罕稀罕真稀罕。」
大家夥聽着新聞正奇怪，
屋子裏兩個老婆把話言：
倆老婆連說謝謝李同志，
又把那張月娥也謝連番。
本來是增人進口大喜事，
叫俺倆瞎胡攪弄好危險。
要不是您們兩位來的巧，
恐怕要家破人亡塌了天。
想不到新法收生這麼好，
再受訓俺們兩個要爭先！
李同志聞聽此言哈哈笑，
尊一聲兩位老娘聽心間：
新社會啥事都往好處變，
您還要死守老法咋會沾？
科學的新收生法好處多，
能便的母親小孩都安全。
全中國大人小孩都健康，

到處裏喜氣洋洋歌聲喧。
咱祖國建設好來人口旺，

全民族自由幸福萬萬年！

——完——

